

將約出國隊及外埠隊參加義賽

無能的兵總

所發命令無法直達球員

澳聯隊戰，澳方冠軍
李軍陣容亦經推定，其中「問題人物」羅錦榮，月前曾因來港作團體表演賽，被澳方團員毆傷。

大學堂 對 智利
九木會 對 軍職
男子四組 對 西洋
九印會 對 西岸

本年
港大
【本報訊】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管輅力挽 有劇盛。

華雄在驚蟄的乙組公開賽中，四戰四捷，未逢敵手，今晚如不輕敵，當可擊敗力，但氣力與速度都得不弱，將

地盤軍聯勝。以然
比大勝四場。雖然
個人操勝四場。其
拔雲。七月一日再
登臺。

中海會 對 姆游會
南委會 對 九木會
港木會 (輪空)

男子丁組
西木會 對 印遊會
港木會 對 中印遊
中遊甲 對 印遊會
九木會 對 南生甲
衛生甲 對 九船場
姆游會 (輪空)

六日(星期五)
中海會 對 中海會
南委會 對 軍聯會
姆游會 (輪空)

昨晚公開籃球賽

培爾中青告捷

生。

求術新術對培爾之戰，亦有可觀。培爾
雖會於亞華雄雄，但在培爾甲組勝者中，
會勇克培爾九龍；而新術爲培爾氣速勝的勁
旅，僅爾勝。培爾一役，頗有一番激戰。

昨天培爾場以下午三時一役，原共有六
場比賽，但培爾場因培爾一戰，八虎因係
中宵的化身，須在聯會中出賽，請求改
期。故僅，共賽得五場比賽。

午後二時，備會以卅五比廿五擊敗羣力
，次場爲培爾對聯，爭持較烈，亞洲各將身
段較下，幸以廿四比廿五，
軍退戰勝。三場，培爾中隊
勝。竟以八二比六十六勝羣
力。

晚上兩役，三隊以四十六比
廿三勝長隊，其戰力，自足以
合作功於敵往，以四十一比卅四
，小勝羣流。

行。

賽連
錦標
續舉

港苗苗 指的勁旅，
科聯隊及科聯的聯意
在下部的領下，
虎步中隊，苗苗已迫
中時下，苗苗已迫

運動對抗

[illegible]

離約在一尺左右爲合適。
左腿根上，即從腰與大腿的
兩旁腳打動，膝關節和膝部
系張的，所以踢起水來，擊
水的力量，有些初學者踢
左腿根上，即從腰與大腿的
兩旁腳打動，膝關節和膝部
系張的，所以踢起水來，擊
水的力量，有些初學者踢

[illegible]

孔：「請！」

「俺說啥？」別端詳，三十來個人圍半陌生面孔：「龜孫

[illegible]

一個病人既然過了危險關頭，這以後的醫療可能比病得厲害的時候要容易些。可是人生下來就帶着這許多病，

[illegible]

被罵又遭攻擊，無法推辭，只好去逛房一存，不料即刻知道上當。原來他已經將聯歡會之節持攝清楚，名爲文藝晚會，有一朗誦詩歌節目，有開演「白毛女」話劇節目，有新中國歌曲大合唱節目，我見此程序表，當堂驚我一驚，包頂鏡即刻付表決，全體通過。然後三友裝生會向友東亞囑我，活現任場列席，請我故將來聯歡會之

[illegible]

伏牛山恩仇記

[illegible]

太平八寶牛邊路，天宮講堂白塔塔。筆管安仁，
南齊盜，共計南京四十四半街。」其間里巷縱橫，
燕來覆往，馬龍車水，好不喧闐。這時是太平三年
白年，真個是一片太平氣象；不但天王深宮處，

[illegible]

不到三十歲的男人回
介紹和阿彩相識。
「但係阿彩，呢位
係我話個個李先嘅
威，見左女仔都怕醜嘅
接番登妻結論了。」
唔錯，呢個人成個老實
但阿彩依然不說話

「然則你主張他乾嘅
她說：「那一那又不然，
不了，少了她，還不是
從她的語氣中，我聽

「唔好先生請先生，表姊等了會，追問一齣約出頭告密，環繞來

(九四)第二天，警，臨平赴會。他的赴約，這個利彩繪究有怎樣的排他按址下，出現在他而面勝的大。」

(九五)可叫人寄望，但見利彩繪字了身紅黑黑振，陸陸定師的兩道也打

文·畫：林荒

絕震逢生



有一天晚上，溫森准將因為要在總部裏主持一個軍事會議，我就趁清機會去看護。穿過象湖中心的長堤

水，都是趕
上船；「
大夥用
手抬這」

人吃海，
誰？我爹
之下為民
殖有甚族
婦有甚族
他們「種好

挑別弄在
野邊著」

也很險。那年
等吹洋塵，起
王立即赴新
天臺島上，終
父是土官終
為減少，就是
的狀元，另

也覺得爲了說話方便，還是到聚寶路我們的「地方談話。」我像他的同意。

他臨辭了一會兒，說了一句：「也好。」他穿著看到我和大寮一同進來，高興得跳

「這不是大寮？」我心裏想。
爲了上前意圖問清楚，我特寫字到員目已經清清楚楚。
「大寮！」我也忍不住大喊一聲。
「唔，是你呀，哈哈。」他轉過身來，臉紅着對我說。
「爲什麼不來看我？聽說你回到員目已經很久了。」我還是很激動。
「沒有什麼。」
我看大寮只穿一件襯衫和一條卡嘑布的褲子，立刻想到他的經濟情形也許不好，便說：「大寮，我不顧你不理我和露西還有道。」
「謝謝你的好意，他的腰圍顯得寬鬆些，」「其實，我在銀行中的存款還是一筆可觀的數目。」

我記得爲了說話方便，還是到聚寶路我們的「地方談話。」我像他的同意。

他臨辭了一會兒，說了一句：「也好。」他穿著看到我和大寮一同進來，高興得跳

時，我笑着對他說：「你個窮鬼，」

「這不是大寮？」我心裏想。
爲了上前意圖問清楚，我特寫字到員目已經清清楚楚。
「大寮！」我也忍不住大喊一聲。
「唔，是你呀，哈哈。」他轉過身來，臉紅着對我說。
「爲什麼不來看我？聽說你回到員目已經很久了。」我還是很激動。
「沒有什麼。」
我看大寮只穿一件襯衫和一條卡嘑布的褲子，立刻想到他的經濟情形也許不好，便說：「大寮，我不顧你不理我和露西還有道。」
「謝謝你的好意，他的腰圍顯得寬鬆些，」「其實，我在銀行中的存款還是一筆可觀的數目。」

爲我明天就與離開昆明了。」

「上那裏去？」我和露茜同聲問。

「上北方去，因爲那裏纔是真正抗戰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延安？」露茜問。

「阿彭生這頭」，了解到此地這樣，
示同意罷。」
「未完。」
見到鄧秀英在第二天的傍晚，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她並沒有帶來前天上所發的請願書，只是非常冷淡地對我說：「事實和傳言似乎不同。」
「我已經親眼目睹了，事實和傳言似乎不同。」
「不同？」我完全驚愕起來。
她解釋地說：「一個澳洲的軍艦，自己以鎗生得漂亮極了，就隨便說是男同樂道，過的美在那裏。」
「你的話雖然含有極大的諷意，便該如此反駁她。」
約翰明瞭她的東西來要談到，自己那底，裝着說：「那是一個問題，說那包文件罷。」
他當然探問美國的政府，而顯着看到美國政府不顧着的文章，向他解釋清楚，而且那文件的竟是一篇極激烈的文章呀！」

「去告密了？」
「原來我不主張告什麼密。不過，誰使真個告了密，對她也沒有什麼大許多風波？」
她的真情。原來她的心計是那樣可怕，分明想要利用這個時機，追

自己可能的體格同時也斷斷了約翰與賣夫的一切關係。(五十九)

就僕個僕家小姐。(九六)這一頓晚餐，爲了方便行事，穆不
凡也以資貴的姿態出現。作陪的還有一個大胖子
亞經理，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呂呂萊，一個利沙諾
去的。其實，這兩人都是表親，都要和萊一起到M埠
去的。這裏，談話子是大體從，呂呂萊則不過是
師傅的助手。



圖(九六)

